

河北梆子

三 擊 掌

楊業謙 刘正平等整理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前 記

“三击掌”是民間傳說王宝釧与薛平貴故事中的一出戲。丞相王允之女王宝釧彩樓擇婿，把彩球拋給花郎薛平貴之后，王允聞知平貴貧窮，主張退婚；宝釧因早有意于薛平貴，抗不从命，于是父女發生冲突。王允盛怒之下，与女兒以三击掌賭誓——父女一生永不相見，并立逐宝釧出府。宝釧乃毅然离开相府，投奔寒窯而去。

此剧是根据河北梆子老藝人趙殿元先生的底本，經滄縣專區河北梆子团孟翠英、常玉斌提出意見，由河北省戲曲審定委員會楊業謙、刘正平等整理。

整理本主要作了以下改动：

一、按整个王宝釧故事，宝釧拋彩球之前，与

薛平貴是相識而且有意的。这一点很重要，但河北梆子“三击掌”原本却没有介绍。整理本明确了这个问题，并适当的加强了两个人的爱情成分，如将宝钏上场的引子“秀女文通，好看烈女孝经”改为“十字街前抛彩球，但愿得配意中人”和宝钏听说彩球果中平贵后暗喜等处。

二、关于击掌赌誓的事情，原本系宝钏逼迫其父击掌，最后王允决意赶其出门时，她忽然又有了反悔之意，为了使宝钏的感情发展更为合理，现改为王允主动要与女儿击掌，宝钏才于击掌后忍痛出府。

其他地方，只是一些小的词句上的整理。

三 击 掌

〔河北梆子〕

〔王允上〕

王 允：（念引）一朝冢宰，位列三台。

〔二丫鬚上。家院暗上，侍立王允旁〕

丫 鬚：走哇！一件好喜事，回稟相爺知。与相爺叩賀大喜。

王 允：喜从何來？

丫 鬚：我家三姑娘，彩樓招贅，豈不是一喜！

王 允：你家三姑娘彩樓招贅，但不知打着哪家王孙公子、貴客才郎？

丫 鬚：也非哪家王孙公子、貴客才郎，被城南討飯吃的薛平貴接得去了。

王 允：宝釧，苦命的兒啦！丫鬚，請你家三姑娘。

丫 鬟：有請三姑娘。

〔王宝釧上〕

王宝釧：（念引）十字街前拋彩球，
但愿得配意中人。

爹爹万福。

王 允：我兒到了，少禮落坐。

王宝釧：兒告坐。爹爹將兒喚來，有何訓教？

王 允：我兒接喜，你的喜到。

王宝釧：爹爹，兒喜从何來？

王 允：我兒彩樓招贅了，豈不是一喜！

王宝釧：但不知彩球打中的他是何人？

王 允：并非王孙公子、貴客才郎，被那城南討飯
吃的薛平貴接得去了。

王宝釧：怎么打着了薛平貴？（喜悅）

王 允：正是。眞眞玷辱門風！

王宝釧：說什麼玷辱門風，這也是兒命該如此。

王 允：啊宝釧，为父有意多花金銀，將彩球買
回，与我兒另选才郎。

王宝釧：兒有一言告稟爹爹。

王 允：落坐講。

王宝釧：爹爹，兒未上彩樓也曾請過父命，言說打乞隨乞，打叟隨叟，漫說他是討飯之人，就是失目之人，兒也要與他領路同行。

王 允：兒啦！豈不知“父在觀其志，父歿觀其行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，可謂孝矣。”

王宝釧：爹爹！有道是：信乃是人之根本，“人而無信，不知其可也；大車無輓，小車無軌，其何以行之哉？”

王 允：听父之言，你為孝女；不听父之言，就是不孝。

王宝釧：啊爹爹！兒的婚姻之事好比羅裙綉就的鴛鴦，漫說是爹爹，就是鬼神呀，也难以更改！

王 允：不孝的奴才！

（唱）一言喝住兒宝釧，
听為父把話对你言。
俺二老半輩無有后，
你母所生姐妹三，
你大姐許配蘇元帥，
你二姐許配魏左參；

就是三女你無婚配，
將彩樓搭在御街前；
公孫王侯有千萬，
彩球打在薛貧男；
我兒本是千金女，
怎能與貧花兒匹配姻緣！

王寶釧：爹爹！

（唱）老爹爹講此話全不思想，
有幾輩古聖賢表在當場：
漢劉備賣草鞋長街市上，
朱買臣他打柴去到山崗，
大街前討飯曾有崔文瑞，
高秀才他也曾賣過文章。
老爹爹你看他花郎模樣，
兒看他到後來比父還強。

王 允：奴才！

（唱）曾記得張良韓信魏蘇秦，
他們是安邦定國臣；
商鞅不中蘇季子，
羞愧難見當鄉人。

王宝釧：爹爹呀！

（唱）說什麼張良韓信魏蘇秦，
全都是安邦定國人；
商鞅不中蘇季子，
六國封相人上人。

王 允：烈性丫頭！

（唱）依父說彩球退回好，

王宝釧：（唱）想退這彩球萬不能。

王 允：（唱）要退要退偏要退！

王宝釧：（唱）不能不能萬不能！

王 允：（唱）庭前怒惱我王丞相，
一句話頂得父心疼。

王宝釧：（唱）登台拜印韓元帥，
位列三台誰不尊！

王 允：（唱）登台拜印的韓元帥，
未央宮斬的什麼人？

王宝釧：（唱）未央宮斬的小韓信，
文官能活幾百春？

王 允：（唱）為父我在朝為首相，
太平富貴到如今。

王宝钏：（唱）爹爹你在朝为宰相，
有女無兒你不如人。

王 允：（唱）有兒無兒你气不得父，
王宝钏：兒我气得了！

王 允：（唱）虽是孝女送不了終。

王宝钏：（唱）久后爹爹死过了，
还得女兒哭尸灵。

王 允：（唱）二老一死归入土，
不用你丫头哭尸灵。

王宝钏：（唱）哭尸灵，哭尸灵，
孩兒我把古人明。

王 允：（唱）丫头你敢把古人比，
七仙姑配夫什么人？

王宝钏：（唱）七仙姑配夫是董永，
夫妻恩爱似海深。

王 允：（唱）說什麼二人情意好，
百日夫妻兩离分。

王宝钏：（唱）誓与平貴同偕老，
沿門乞討也甘心。

王 允：（唱）丫头做事忒任性，

講此話莫進我相府門。

王宝釧：（唱）任你說得天花墜，
想退彩球萬不能！

王 允：（唱）丫頭一句不讓我，
气得老夫戰兢兢。

蠢丫頭！在此庭前相勸半晌，執意不聽。
——也罷，將父的宝衣脫將下來！

王宝釧：爹爹！我大姐出嫁也有陪送，我二姐出閣
也有嫁妝，孩兒我大喜之日，連件宝衣也
不叫我穿了？

王 允：不聽父言，反來氣我，豈能讓你穿去！

王宝釧：兒我脫不了！

王 允：情知你也不脫。（對丫蠶）丫蠶，將你三姑娘
宝衣脫下來！

丫 蠶：三姑娘你就脫下來吧。

王宝釧：真乃大胆！還不靠后。（對王允）爹爹，兩件
宝衣都不叫孩兒穿去？

王 允：怎能讓你穿去，與我脫下來！

王宝釧：不讓兒穿了，何用丫頭代勞，兒親自與你
脫下來。

主 允：哼哼……

王宝釧：兒与你脫下來呀！

(唱) 爹爹既然要宝衣，
何用丫头來代勞，
先脫日月龍鳳襖，
再脫山河裙一條。

爹爹你來看——

兩件宝衣俱脫掉，
交与嫌貧愛富人。

[王宝釧將宝衣扔向王允，王允扔回]

王宝釧：(唱) 王宝釧來怒噴噴，
宝衣撕个碎紛紛！
庭前不与父講話，
后堂辭別老娘親。

王 允：回來！

王宝釧：回來就回來。

王 允：丫头你要上哪里去？

王宝釧：一到官宅辭別我那生身之母。

王 允：前庭無父，后堂哪有你母，何用你辭！何
用你別！

王宝釧：我那母親生養孩兒一場，哪有不辭別之理，兒我一定要去。

王 允：丫蠶，你們哪個放你家三姑娘進入后堂，定將你們踝骨打折！

王宝釧：爹爹，这后堂辞母也不叫兒去了？

王 允：不叫你去了。

王宝釧：这前庭也不讓兒我來了？

王 允：不讓你來了。

王宝釧：不讓兒我來了，我不來了。

王 允：你不來者方好！

王宝釧：唉！兒我不來了啊！

（唱）老爹爹你把心死了……

王 允：慢着說！慢着說！兒啦，明明是你把心死了，怎見为父我把心死了哇？

王宝釧：明明爹爹你把心死了，怎見孩兒我把心死了呢？

王 允：兒啦！不記得有一新科狀元，名叫李文魁，前來拜府，为父見他人才出众，相貌超羣，留在府下招親，你这个丫头再三不肯，你要跟那薛平貴沿門乞討，豈不是你

把心死了嗎？

王宝釧：爹爹！兒未上彩樓，也曾請過父命，言說打乞隨乞，打叟隨叟，打着哪家跟隨哪家；如今彩球落在平貴之手，爹爹你要備下滿斗金銀，將彩球追回，豈不是你把心死了嗎？

王 允：这个……

王宝釧：什么？什么？你坐了吧！

(接唱)全然不怕人踩人！

王 允：慢着！慢着！兒呀，有人踩你，無人踩父。

王宝釧：有人踩着爹爹你，無人踩着孩兒我。

王 允：為父我當朝一品首相，不勝他們哪一家？

王宝釧：孩兒本是千金之體，不勝他們哪一個？

王 允：呸！你在相府出入行走，稱你千金貴體；隨那花兒平貴沿門乞討，還算得什麼千金哪！

王宝釧：爹爹你倒見笑了？

王 允：啊！你如此行事，怎不叫為父見笑哇！

王宝釧：我大姐出嫁有陪送，我二姐出閣有嫁妝，孩兒今天大喜之日，兩件宝衣你还叫兒

脫下來，你怎么不來見笑哇！

王 允：兒啦！你穿那宝衣，可曉得宝衣的來歷？

王宝釧：孩兒我不曉。

王 允：量你这丫頭也不曉得。穩站庭前，听为父道來：这件日月龍鳳襖，山河錦綉裙，乃是聖上念为父一朝冢宰，賜与为父，权当鎮宅之宝。为父帶回府來，將你姐妹三人喚在庭前，你大姐穿着袖長，你二姐穿着身短，惟有丫頭你穿在身上，不大不小剛剛合体。你在相府出入行走，你便穿戴，如今你要隨那花兒平貴沿街乞討，豈不是委屈了那件宝衣！

王宝釧：爹爹，聖上賜你宝衣为何？

王 允：俺有君臣大义呀！

王宝釧：着哇！咱就無有父女之情么？

王 允：这个……

王宝釧：什么？你坐了吧！

（唱）全然不怕人耻笑……

王 允：慢來，慢來，有人笑你，無人笑我。

王宝釧：有人笑爹爹你，無人笑孩兒我。

王 允：他笑为父何來？

王宝釧：他笑爹爹你嫌貧愛富啊！

王 允：兒啦！你想，为父嫌貧愛富为的誰來呀！

王宝釧：爹爹！你为的哪一个？

王 允：为的丫头你不成人哪！

王宝釧：罢罢罢，兒我不用你“为”了。

王 允：为的是你！

王宝釧：你枉費了心机，快坐下吧！

(接唱)嫌貧愛富的老宰臣。

我对天發下洪誓愿，

受苦也要嫁薛郎君。

王 允：(唱)我到老不見你的面，

王宝釧：(唱)我討吃要吃不登你相府的門。

王 允：(唱)至死不見你王三姐，

王宝釧：(唱)至死不見你老父親。

王 允：(唱)父女誰見誰的面；

王宝釧：(唱)双眼剝在地埃塵。

王 允：(唱)父不信，

王宝釧：(唱)三击掌……

王 允：宝釧！你莫要追悔？

王宝釧：你逼得女兒万般無奈了！

王 允：說甚么有奈無奈，你伸掌來吧！

(接唱)活活气坏年邁人。

王宝釧：(唱)父女們庭前三击掌，(与王允击掌)

一霎时断了父女情。

爹爹做事太不正，

竟將親女赶出門；

可嘆老娘疼兒甚，

娘啊！我那老娘啊！(哭)

現在后堂不知情。

望后堂我把老娘拜，

从今后難見老娘親。

王 允：赶了出去！

王宝釧：怎么說？

(唱)我在此处莫久站，

城南寒窰把身存。

丫 鬟：三姑娘回來！——三姑娘要向何往？

王宝釧：一奔城南寒窰存身。

丫 鬟：三姑娘呀！想那瓦窰骯髒狹小，要吃無吃，
要穿無穿，豈不冻餓而死！自家父女爭吵

几句，算不了什么，还是回到綉閣才是。

王宝釧：丫头，我与你相爺三击掌，至死也不回相府來了！

王允：赶了出去！哼哼哼！（側身坐，不睬）

王宝釧：不來了。（出門）

丫 鬟：三姑娘回來！

王宝釧：你家相爺黑了心腸，一心赶我出府，你們苦苦留我何來呀？

丫 鬟：我們舍不了三姑娘啊！（哭）

王宝釧：你們舍不了三姑娘，三姑娘怎能舍得了你們，事到如今就不能不舍！煩勞你們去到后堂对我那母親言講，就說三姑娘我已奔城南寒窯去了哇。

丫 鬟：遵命。（下）

王宝釧：狠心的爹爹，難見面的娘呀！（下）

家 院：相爺！

王 允：你家三姑娘哪里去了？

家 院：已奔城南寒窯去了。

王 允：站過了。宝釧，烈性的兒啊！（下）

—— 劇 終 ——